



西京雜記
坤



西京雜記卷第四



晉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筭術皆成帝嘗入
 真嘗自筭其年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年正月二
 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嘗
 死其妻曰見真筭皆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
 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
 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

人真死。依言往掘得古冢空槨。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采。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

枰即
盤字
兩季
下當
又有
季字

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瓜看菽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慙曰：有舍卒客。無舍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純一頭。厨中荔枝一枰。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驅馬者。乃命其子曰：驅

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昇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蔭山靈水怪或衣以綵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鵬黑鵬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

也 跑 音 蹤

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

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蝴蝶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

醪梁人仁壽蔗酒名金漿

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

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唧蕭條寂寥雋又英旄

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為鶴賦其詞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

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狨狨宛修頸而顧步咏

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

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驥

動安飛音
貌

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塵鹿濯濯來我槐庭

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緇縹文如素縞呦呦

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嘗

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

聖明濁者項駮皆麴渾丘之麥釀野由之米倉

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

侍流光醪醴其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啟且

筐且漉載管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

舊與
同以

品類則沙洛淶郵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
薄清者縈停凝醪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
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
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
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
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
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
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鷗
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
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鈎蔽修堞
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
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辨圓小
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
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
列顛顛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舒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代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龔，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為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即拜為列侯，賜與衣裳器服。

王薨，又分梁國為五，進五侯，皆為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

朝至間而遺其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重筭中謂為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李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練其上。

離戶 凡切 北羊 錯當 錯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離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懽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瞪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

從風鷓孤飛鷓。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著。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著。博

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為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為都椽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椽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失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第四終

西京雜記卷第五

漢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大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鶴寡息之弄聽者

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襜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

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遂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故贈君素絲一襜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力

大將軍陪乘ス名為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 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舍曹屬戶曹屬東

曹椽西曹椽駕一 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 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 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十部

中護軍騎中道 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 左右

隊百匹 左右

騎隊十 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三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 左右各四

護駕御史騎 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闕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左右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即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鳥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左七各二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節十六右八左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左八右八

畢罕左右

御馬三分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為二十校滿道

左衛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糜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電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

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

西華雜言卷五
隱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為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

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肅。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皆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浸殄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皆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交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交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蘆死。

於盛夏。欵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

朔且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皆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岩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嘗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

驍言如博之堅碁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為簾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

射更
當作射

人字
當刪

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射更。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人**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

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搗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五

西京雜記卷六

漢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
 為王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
 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鷄。單雄寡鷓。紛紜翔集。
 嘈噉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
 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
 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

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麤宗驥旅。鷄族雉羣。蠟繡鴛錦。蓮藻芙蓉。文色比金而有裕。盾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嶽。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弗穹隆。制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為盤盂。采玩踟蹰。猗歎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彪炳
二當
一當
曰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為櫛。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鈞與
同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局鑰。古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研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中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獾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室，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粘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為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

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於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嘗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為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子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

景帝本紀極言其短盡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官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

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官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

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夫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者校班固所作。殆是全

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因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中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帙。庶免淪

沒焉

西京雜記卷六終

元祿第三
庚午年仲春穀旦

跋西京雜記

味源

西京之史。莫蘭臺若也。其是非取舍。雖不能
與詭于聖人。然體裁典則。實一代之大典也。而
雜史之於正史。雖斷錦碎繒。要非全幅。亦足
以補苴罅漏。收拾異聞矣。惟川氏之於孟
堅。是已。但紀事怪誕。措詞淫褻。尔若左
氏良史。猶不免於君子之譏議矣。孟子所
謂盡信書。不如吾書。真古言哉。凡學

者之於異書。固不可不讀焉。亦不可漫讀之也。擇取之可也。今國家脩右文之政。學士家競蓄異書。而此書未有刊行者。須梓人將繡。泣梨東。未乞予一言。以誌其末簡。吁。鄙言詎足以取信于世。聊書其梗槩。以諭諸同好者云。己巳臘月之吉。京兆伊藤長胤原藏書。



